

Cinderella
仙度瑞拉

千帜雪

q i a n z h i x u e

谁能逃得出命运的罗纹，走过倾覆与流离，经历挣扎与伤痛，
执手雪间，倾听这世间震天的涛声。

我愿乘风◎著

q i a n z h i x u e 千帆雪 我愿乘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帆雪 / 我愿乘风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104-0456-6

I. 千… II. 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4483号

千帆雪

策 划: 明晓溪

作 者: 我愿乘风

责任编辑: 吕 晖 董晓琼

特约编辑: 顾 漫 夏 至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 1/16

字 数: 300千 印张: 24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456-6

定 价: 2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

“太阳出来了，小猪妹。”响亮的声音妄图粉碎我的睡意，用心极其险恶。

“都9点了，你怎么还没走呀？”我翻身卷着被子继续睡。

“今天和我一起去上班吧，你差不多3个月没去了，员工们都想你了。”立伟说。

“不去了，我约了鞠惠，她要陪我买被套呢。”

“明天再买，今天陪老公一起上班，我们好久没一起走了。”他抱起我的卷筒被，“喝牛奶，吃面包喽。”他起劲得很，把吸管放进我嘴里，霸王硬上弓。

“你干吗不想我见鞠惠，她哪点惹到你啦？”我眯起眼睛，直接揭穿他的小肚鸡肠。

“有吗？我有吗？”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过是不想你吸她的二手烟，封山育林可是医生交代的。”他振振有词。

我“啊呜”一口就咬在他手上。

他大叫一声：“你这暴脾气！今天非把你这狗牙给扒拉下来不可。”

我呵呵地笑着往被子里缩，“大人饶命，小的冒犯官威，知错了，饶命啊。”

他把我放倒在床，手不留情，“满清十大酷刑伺候！”

狼呀！我笑得肠子都要拧了，周公他老人家见势不妙，溜得比猴还快，剩我孤军奋战。我只好乖乖起身洗漱。

“今天你什么时候去新房子那里？装修的王师傅要退场了。”我问他。

“下午吧，你就别去了，油漆味重！”他把毛巾递过来。

“神秘兮兮的，也不知道被你设计成什么样子。”我斜他一眼，除了和我商定房子的色调，之后房子的装修权就全归他了，说是男人和女人的构思不同，为建

设和谐家园还是他多牺牲点算了。

“早点回来，给你老公练习厨房十八菜。”他眨眨眼睛说。

我家立伟同志的特异之处就是——只要不想听到便立马可以失聪。

“是，官人，我煮十八个汤圆等你回来，够贤惠吧。”

“偷换概念，你！”

“学以致用，这叫专业！官人。”我巧笑嫣然。

“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人果不欺我。”他小声地嘟囔。

我拿起拖鞋，意图相当明确。

他一个闪身，暗器落空，“家住河东，有妻柳氏呀，呀呀呀！”他拖长声音学京白，终于出门。

完胜！我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穿回拖鞋。

以上就是我的宝老公，哦，还有3天才正式注册的——丁立伟，我和他认识8年，恋爱4年，从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开始，被他的一只烧鹅收买，我——樊玲从此就堕落成了他的女友。

他常说这是三大战役之后，历史上又一次以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胜利的伟大战役，每每听到此，我是哀己不幸，怒己不争啊。然而丁立伟同志歼灭工作做得实在彻底，敌后包抄分化组织步步高升，使得我只要稍有异动，不劳他急，我家老娘立刻一声暴吼：“就立伟纵着你，让你这性子使得乒乓的，来，老娘把你的皮紧一紧就老实哪！”

听听，这暴力组织是活脱脱地把任何萌芽状态下的革命情绪都掐死在了襁褓中！

春去秋来，我这一妙龄少女硬是给拖到了25岁，无力回天！

7月26日，据他说是找了高人看的黄道吉日，在我们的办公室（磨牙，如此简陋的环境），他将一指环套进我的手指中，“嫁给我，我会买一辈子的烧鹅给你吃的。”

这等求婚词，听得我当即眼冒金星，几欲晕厥。

此君趁我情绪严重失控，以光速将结婚的消息散布了出去，未等我走出办公室，电话、人群、祝贺汹涌而来，至此我樊小姐的称号就变成了丁家大嫂！

我看着手指上那小得几乎可以忽略的碎钻，唯有仰天长叹：“非我项羽无能，乃是刘贼太过狡猾啊！”

遂死心做丁妇。

从此此君又多一丰功伟业，他非常自得地逢人就说——求婚不难，只要你的求婚词有创意，就能把女朋友感动得晕菜，手到擒来！

星爷说吐啊吐的便习惯了。丁立伟说一颗钻石恒久远，一只烧鹅爱永存！我继续吐。

青合院是一家不太小的馆子，饭菜的味道很普通，胜在环境好，到处是葡萄架子，七八月的时候，葡萄成熟的甜味弥漫在空气中，感觉心都是甜的。特别是青梅酒，青合院酿的味道特别的正，每次我来，都要一小瓶，看着晶莹剔透的颜色，小小地抿一口进嘴里，沿着舌头酸到喉咙里，但咽下去时却会甜沁进心脾，令人不由得闭上眼睛慢慢地沉醉。

鞠惠对此嗤之以鼻，她说：“你这就是喝酒啦？酸酸甜甜，蒙牛酸酸乳我买瓶给你回家喝去吧。”

真是品味人人有，欣赏各不同。

方鞠惠是我大学的同学。人的缘分很奇怪，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没有交集，但是踏入社会后反而成了好朋友。我们的交往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其中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家那口子。为什么？等见了她你们就知道了。

丁丁零零，悦耳的风铃随着人的进入而发出声音，周围一片安静，连呼吸都似乎被屏住了，视线齐聚在一个点上。

我笑着扬手，鞠惠缓缓走来。她穿着长长的蓝色连衣裙，轻柔的缎面贴着她的曲线落下，裙尾处小小的一点分叉令她在移动间隐隐散落丝般滑腻，她每行一步，都像在T型台上的模特，万种风情。

她悠然地坐下，身后一地的眼珠子。

“鞠惠，你这种压阵的气势、明星的阵容可不可以收敛一点，就一点点。”我用食指在拇指上卡出一点点尺寸。

“我习惯做到尽善尽美嘛，要是有一点点差池，我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她用手托住纤细的下巴，眼神迷离。

她宛如那种最精致的甜白瓷，甘美细致得无以复加，似乎一个喷嚏都会不小心让她碎成了齑粉。

“樊玲你可与我是同性，要是你迷上我，上演的可是不伦剧。”

如丝绸拂过肌肤的声音发出让人头皮发紧的句子，这是只有和她很亲密的人才可能见识到的独特风貌。

我没有移开眼睛，虽然鞠惠的美丽的确每每让人惊心动魄，可是我之所以盯着她看却是因为她今天有问题，她习惯挽起的长发散落出来了，像被人刻意挑出来的，这几根散落的头发让她的精致里多出了几分灵动。而最可疑的就是她的唇明艳欲滴，娇贵妩媚的神韵成倍递增。我似笑非笑地不动眼珠。

“看什么，不就是头发散落了几根吗？今天快走的时候事务所送过来一个大案

子，找资料找晕了。”鞠惠漫不经心地捋一下头发。

“解释就是掩饰”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形？

鞠惠不看我，她抬抬手，我已经非常习惯服务生“嗖”地就站在了我们旁边。

“按我昨天交代的菜式上菜。”她斜睨我一眼，“一结婚你肯定会让自己从黄脸婆跳升到肥婆的状态，你以后自己要注意吃的东西，菜里面尤其不能再放味精。”她一弹我的额头，“笑得像只柴猫一样。”

她根本是借题发挥，移祸江东，不过别去和一名律师比聪明，尤其是如此美丽动人的大律师。

我抚着额头傻傻地笑，“小孩子早点要，我也可以早点解脱，等小孩子2岁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可以去上班了。”

“你打算做全职主妇？”鞠惠问。

“暂时的，小孩子大点就恢复上班。儿童专家说，孩子在母体和两岁前的时候，大脑发育特别重要，作为一个母亲最好能陪在他身边。”

我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期，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孩子和家庭吧，工作始终是女人的第二选择，不过这话可千万别在鞠惠面前说，后果难以预测。

“你前前后后算起来要休假4年，丁立伟没意见？”

“他随我，如果我要上班，他就让他妈妈过来带孩子；如果我要在家里呢，他就养我。”我一直觉得一个男人愿意养你，且有能力不把你的钱作为他供房款和家用的一份预算，却又不强迫你不去上班，让你保留选择的自由，就是爱你的最大诚意。

鞠惠极犀利地问：“丁立伟有多少存款？”

“他哪里有什么钱，不过他会一直努力工作，你也说我是柴猫，我花不了什么钱。”我回答得轻描淡写。

“花不花是一回事，有没有却是安全感！樊玲，女人要嫁首先就要在经济上让自己有个保障。你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挨，可是以后有了小孩呢，小孩子也要陪你挨吗？更何况最信不得的就是男人的一生一世，当经济上发生困难，睁眼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谓的爱情不值一钱！”

我知道只有真正关心我幸福的朋友才会一针见血地对我说这番话，我为之感动，因而我握住她的手，对她说：“鞠惠，有些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每个人都有隐私，有时候别说是最好的朋友，即使是亲人也未必知道。

我轻轻地叙述着，过去的一点一滴渐渐展现在眼前。

“我认识立伟的时候我们刚刚毕业，你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在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天，几乎95%的人都离开了学校，我却一个人守在我们的寝室里。我不能回家，因为来读书是我的坚持，我坚持的后果就是我哥哥、姐姐、爸爸和妈妈把他们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每次我回家打开家里的冰箱都是空的。我读完书面临的是我如何用我这么多年学的知识变成金钱，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我不可以再花家里的一分钱。

“我拿着奖学金租了房子，没有床，只有一块木板垫在地上，我每天要非常非常细致地算计，5毛钱的酸菜，2块钱的豆腐，我一天不能花超过5块钱。但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很有信心地觉得凭我的学习成绩、每年的奖状，找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一到人才市场，才知道什么是人才济济，找个工作是那么的难。

“最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文秘，端茶送水，一份不需要多少知识就可以干好的打杂工作，但是这无损我得到这份工作时的那种快乐，我终于能自己挣钱了，这个意义特别大！

“那天我特意奖励自己去吃了顿好的，就在吃饭的时候我碰到了立伟。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我和人说话不超过七句，因为朋友需要交际，交际需要花钱，我没有多余的钱，所以鞠惠你后来对我说，我在大学里是传奇，拿最多的奖，出最多的风头，是最骄傲的女生，对于我来说这不是赞美。

“对丁立伟我没有印象，见到他我窘得只想跑，他却不停不停地和我说话。我烦死他了，他却似乎一点都没察觉到，还提出来送我回去，我对他说——我讨厌搭讪的男生。

“我走了。我的心里感觉是松了口气，骄傲掩饰窘迫是我唯一擅长的。然而在我苦苦挨了30天之后，老板拖欠我的工资，没有发给我一分钱，说是公司资金紧张员工工资下个月补，等不了的辞职，下个月来拿。

“我回到家里，隔壁的恶邻欺生，她剪我的电线，我一个人缩在被子里，漆黑一片。我只会哭，觉得很耻辱，对不起父母，白白花了家里那么多钱去读书。我不停地哭，直到我听到敲门声，我吓死了，外面的人叫着我的名字，是丁立伟。

“他用排查法，把我吃饭的饭馆附近的小区，圈起来一个一个排查地找，终于找到了我。我打开门，他傻傻地拿着一只烧鹅，对我说——老同学见面应该庆祝一下，他请我吃烧鹅。”

我看着鞠惠，声音低沉而柔软。

“鞠惠，我所认知的爱情，是一个人可以走进你的心底深处，能够和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携手同行。也许你会说我的爱情里有感激的因素，是的，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感激他爱着你！

“接下来，立伟搬到我住的小区附近，他请我陪他去找工作，他帮我做饭作为回报，他是那么小心翼翼地维护我的骄傲，照顾我，爱护我。一路走来，他一直在我身边，直到我们都积累了一定的广告客源，他对我说——我们自己注册个广告公司吧，我不想再看你被人吆喝了，你以后吆喝吆喝别人还行。后来我才知道，他卖了家里为他预备结婚的房子，放弃了一份已应试过关的好工作，背了些债，注册了我们现在的旭升广告公司。

“鞠惠，一辈子太长，我们能做到的是当下，这一分钟我们都用最大的诚意去爱护对方，去为未来的幸福努力，即使未来未必尽如人愿，那么至少不悔。”

鞠惠搅着水中的茶，浮浮沉沉，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难怪人家说女人的前途是有限的，一个男人扶持了你的身心，你就用一辈子去和他去胼手胝足，开山劈石地创造未来。我看我还是买几百个碗送给你吧，至少以后还有饭碗可端。”

我哈哈地笑，“还有幸福生活离不开的高床软卧。”我得寸进尺地要求。

老人们常说，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我现在总算是悟到了这句话的真理性了，因为人这一辈子是没有精力再来干第二回这样的事了。

“怎么就趴下了，你这体力以后怎么看孩子啊？”

鞠惠这话说得活像我以后就干保姆这一职业了！

我不敢与之斗嘴，也无力斗嘴，我弯着腰下车，瘫陷在商场的座位上。

停好车的鞠惠看着我这副模样，咬牙切齿，“你就丢人吧，哪有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坐的。”她连皱眉头都恰到好处的美观。

“都逛仨商场了。”我这傻不拉叽的山妞瞅着她，绝望地站起来。鞠惠是绝对不会在商场一排排的椅子上落座的，除非是品牌区里的沙发，所以说这世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公主的，仅有美丽还不够，更需要坚忍的毅力。

“慈母多败儿！这就是你母亲娇惯你的后果，上面5个姐姐，3个哥哥，碗不用洗，10岁才学会自己穿衣，上大学才第一次自己洗被子，至今为止还不会做饭。把单子拿来，加上百味家常菜谱。”

“我会做饭做菜，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弱智。”我勉强辩解。

“把菜用火搅熟叫会做菜？既无色香也没味道，和嚼木渣子一样。做饭，如果你连把米和水放进电饭锅，按下煮饭键这样都不会，那你就不是人，是台湾小言里的女主角吧。”

真毒！我怜悯每个和鞠惠在庭上对抗的律师，但现在我先怜悯我自己，“鞠惠，我觉得你以后的律师费该分我一半，因为我是你的磨牙棒。”

“哈哈。”她忍不住了，笑得百媚横生。

走过某个品牌区，她扬手一指，对品牌区的小姐说：“把这个牌子的咖啡机、

榨汁机、面包机、豆浆机，每样送一个到这个地址去。”

“我已经有豆浆机了，咖啡我喝速溶的，面包我吃不饱，我要吃白米饭。”

“我乐意买，你拒绝收？”她回眸。

“折现吧，我不拒绝摆酒那天你送个大礼包。”我拉着她，离开这个品牌专柜。这主儿花起钱来眼都不带眨的。

“你拉扯什么，电器你不买吗，洗衣机、冰箱、电视机？”

“布艺类、床上用品、厨房用具归我，电器那些都是丁立伟的事。特别是洗衣机，他去买才知道怎么使用，要不以后脏衣服全我洗，得洗一辈子！”

我的小道道明着呢，两个人生活，家务如果不能分担，以后有得吵，我先把这萌芽态势给灭了！

“丁立伟一直给你做饭吧？”

“嗯，我也有给他做。”我底气不足地戳手指。

“以后他还得管洗衣服？”

“我管，但他也得会。这熟悉多门家庭技艺好分工，我以后还得学做菜不是，这单子上我都记了。”

“扮猪吃老虎，我服了你樊玲，真不知道丁立伟是怎么被你骗来娶你的，亏我还为你抱屈。”

她咬碎银牙，觉得以前都白为我操心了。

转了5个商场，终于很不容易地把鞠惠的品位打了点折扣，和我的价值观拉到了平均线上，东西总算买齐了。

在送我回家的路上，鞠惠很随意地对我说她要出差，过些时日才能回来，不会误了我摆酒的大日子就是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窗外，一种莫名的感觉在我心里淡化开。

“你等一下，”我匆匆跑上楼很快地拿着两件礼物下来，“那你后天的生日我不能跟你一起庆祝了，提前说声生日快乐。”我手脚麻利地给她的手腕系上，“卖玉的小妹说，这叫辟邪玉，它长着双角，虎虎生威可以保平安。还有，这条红布条是我妈妈去大鸿寺求来的，很灵的，戴手上可以消灾避邪。”我左看右看，白玉手腕上戴着这个实在很廉价。

鞠惠的手盖在红布条上，“我很喜欢，谢谢。”她微微低头，漆黑的头发散落在她的脸颊。

“嗯，那你当我的伴娘。”

“美得你，当过伴娘的人3年都结不成婚，不行！”

糖衣炮弹失败，第18次失败！

我沮丧地下车，“你不就怕抢了我的风头嘛，没关系啦。”只要想想鞠惠惊艳

四座，那群人眼珠子掉下来的样子，然后为了打听她的名字，任我奴役压榨的情形，我就是再牺牲点都行。

“我不怕抢你的风头，我怕你把我拆散了卖。”一针见血，差点没噎死我！

“这个是我的新电话号码，有事你就打这个电话好了。”鞠惠一踩油门，绝尘而去。

回到家里把买来的东西放好，VCD里流泻出悦耳的音乐。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

随着音乐哼着，我很喜欢这首歌，词美意境也很美，人生中某些瞬间的确是不可重复的。

我嘴角露出微笑，幸好鞠惠没在，否则又会说我笑得像柴猫了，呵呵。

手机铃声响起，屏幕上显出对方的名字——王师傅？立伟不是今天下午和他在一起验收房子结账吗？

我接起电话，“王师傅你好。”

“樊姐，我一直等丁哥等到现在他都没来，打他电话也关机了。”

“哦，这样啊，我马上和他联系再打给你。”

对面的王师傅说：“不用啦，樊姐，我又接了个工程，要和我老表马上去海南一趟，我今天就不等丁哥了，特意跟你说一声，你这边的款等我回来再结算好了。”

王师傅和我们认识几年了，我们的办公室也是交给他装修的，彼此都很信任。

“行，等你回来和我们联系，再见。”

我挂上电话后又拨打立伟的电话，果然关机了。一般来说，我们做业务的人很难得会关机的，除非是和大客户进行洽谈或某些不能打扰的场合，手机没电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容许存在的。

“啦啦啦啦……”厨房里传来水开的声音，我把火关了。

按惯例立伟6点30就会到家了，临时有应酬都会提前通知我，可是今天却一直没有消息，看来今天这十八个汤圆暂时不能下锅了。

我往办公室打电话，电话占线，再拨还占线，不至于忙成这样吧！

行政部占线，制作部电话居然也占线？我直接拨小秦的手机，手机里一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唱了几遍，终于接通。

“喂？”

“小秦，我是樊玲。”

“樊总，你好。”

“丁总在办公室吗？”

“丁总去电视台了，中午就去的。”小秦顿了一下。

“有什么事吗？”我嗅到一丝不太寻常的气息。

“樊总，电视台中午打电话来，说我们上次提供的那个电视剧《花开花落》，版权是属于九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现在九州影视给电视台发了传真，要电视台做出合理解释，否则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

“节目部负责人吴晓呢？你叫她接电话。”

“吴晓和丁总一起去了电视台，现在还没有回来。”

“你把购买《花开花落》的版权合同传一份过来，这件事公司里还有哪些人知道？”

“就我和节目部的吴晓。”

“好，就到你们俩这儿为止，其他的事情我和丁总会处理，公司该怎么运作照旧，知道吗？”

“知道了，樊总。”小秦的声音明显地稳了下来。

挂上电话，我等着传真发过来。

《花开花落》这部片子是我休息之后买的，不过节目部的吴晓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她做事很细心缜密，按道理不应出现这样的错误，何况购片还有立伟把关。

传真很快发过来，这部片子是我们从北京河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购买的，合同做得很好，授权书也齐全。然而九州影视是全国知名的大公司，不可能无事生非。

我翻开通讯录，拨打电视台总编室扬霓的电话。我和她私交一向很好。电话很快接通，没几分钟扬霓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九州影视于今天11点钟发来传真，正式通告电视台播出的《花开花落》版权属于他们公司所有，未经他们授权电视台播放此片属于侵权行为，他们希望电视台尽快做出合理解释，否则将诉之法律。

影视公司一向对电视台都很客气，因为他们的片子总要通过电视台来购买播放，但是这次正式发来传真，措辞如此生硬，把电视台搞得十分被动，而胡台长是马上要退休的人了，在这关口更是不能出问题，于是立刻就把立伟叫了去。

“扬霓，你能把九州影视发来的传真传一份到我这儿来吗？”

“可以啊，正好我还在办公室，不过樊姐，我看过九州影视传来的相关证明文件，《花开花落》的版权确实属于他们所有，这件事恐怕是你们被人骗了。”

谢过杨霓，收线接传真，九州影视连广电总局批准播出的文件也附在其中，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版权公司——九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侵权已成事实！

虽然我方也属于受害者，但是由于自身的失误造成了对方的损失，对方是不会予以同情而放弃追讨权利的。商场上只有利益的平衡，没有利益的出让，这件事正出在敏感时期，胡台长马上退休，新台长即将上任，我们和电视台签订的供片合同不能出一点差池，否则新台长会以此为由终止和我方的合作。

新旧权力的交替，往往会把旧的牵扯一并清除，以免瓜葛，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当然人都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当然能和新台长成为朋友，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能出局，一旦出局要想再来收拾旧山河，那就太难了。

我定了定神，当损失无法规避的时候，那就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最小的影响下把这件事解决掉。

为今之计，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直接和九州影视公司对话，把片子用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买下来，然则：一，对方对我们恶感在先，未必同意；二，即使同意了，万一漫天要价那也等于没有解决。

此事一旦与对方谈崩，事态更加不可收拾。

手机在我手中震动，立伟。我立刻接听。

“樊玲，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和吴晓赶8点的飞机去北京，跟我们一直合作的华寰影视的吴总和九州的殷董关系很好，他答应帮我们从中斡旋。”立伟镇定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听到立伟的声音，我的心立刻就安了。立伟的反应比我机敏稳健多了，这么短的时间，去电视台见胡台长，联系华寰影视斡旋九州，一系列应对，别说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家这口子真的很优秀，与有荣焉。

“那你吃饭了没有？”

“我到飞机上去吃，你就别来送我了。”

“哦，明天我会去公司，你要自己小心身体，别太累着。”

“好，那我挂了啊。”

挂上电话我看看表，7点。我来得及去机场送他。我把汤圆下锅，飞机上能有什么吃的，方便面而已。顺便带几套他换洗的衣物，半小时后我到了机场，很快便看到了他。

“立伟。”我喊他。

他看到我，立刻迎了上来，“你怎么来了，不是告诉你不用来了吗？小李才走，我叫他回来接你。”

“不用了，等会儿我自己打车回去好了，小吴呢？”我边说边打开保温盒。

“她去洗手间了吧。”他接过食盒，忍不住笑起来，“真给我煮十八个汤圆啊。”

他一口一个，肯定是连中午饭也没吃。

“那是，幸好你才要求十八式，要是我超常发挥三十招，你怎么受得住。”

“咳咳。”他呛着了。

“你慢点吃。”我用纸巾把他溅出来的汁擦干净。

说话间吴晓过来了。

“樊总。”吴晓的眼睛红肿。

这小姑娘平常对自己要求挺严的，出这事最不好受的就是她。

我将盛好的汤圆递给她，“小吴，先吃汤圆，这些是我给你买的洗漱用品，别着急，事情既然出了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一个公司的领导最忌出事时忙着追究责任，声色俱厉地责骂员工。这样做于事无补，还会令员工士气大散，不如行之有效地指正他们，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解决。

“樊总，到北京后我一定会找到他。”吴晓咬着唇，牙齿陷进唇里，渗出淡淡的血丝。

我知道她口中的他——河洛影视的李伦。好倔强的女孩！这件事处理不好，失掉的会是她做人的根基！

我温和地劝慰她：“吴晓，商场上总会有浪涛，别被一点浪就击得溃不成军！到了北京先去工商局查他的注册资料，听丁总的安排，别心急，人只有冷静清醒才能急中生智。”

吴晓在我的劝慰下勉强吃下几个汤圆。

“后天我会赶回来，无论情况怎么样。”立伟换登机牌的时候轻声跟我说，后天是我们注册的日子。

“别赶，先把事情处理好，注册哪天都行。”我温柔地说。

立伟一笑，嘴唇的笑纹贼兮兮的，“那可不行，煮熟的鸭子得先吞，我老婆的标记早烙早省心。”

我倒，活像给牛上印记一样。

“煮熟的鸭子不吞也飞不了，别上火，北京本来就干热，别回来的时候又一嘴的泡。”我踮脚亲了他一下，他抱我入怀，多年来共同应付世途险阻的默契，那种彼此依偎的浓烈感觉早已融入血液。

（注：以上影视公司、事件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是夜，我不能入睡。

月光透过窗纱幽深地浸进来，漫无声息地袭落在我的身上，蓝荧荧的。

人害怕的事情总是来自于想像的，我闭上眼睛，睡觉前立伟发来短信，他已经平安到达北京，叫我不要担心。

其实我并不担心，不是故作镇定，而是身在商场中意外太过频繁，滔天巨浪时有发生，处变不惊是基本功，“危机就是转机”是商场箴言。而且只要立伟在，又有哪一关我闯不过呢？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堵着我，令我胸口闷闷的，我辗转反侧到差不多两点才蒙蒙睡去，睡得不踏实，乱糟糟的梦一大堆，醒来后脑子里一团糨糊。

早上我特意细细地化了妆，几个月没去办公室了，神采奕奕是必要的。

况且公司里虽说只有两个员工知道九州影视事件，但是商场流言最是飞速，打工者对于风向又最为敏感，谁拿工资不图个长治久安，风雨飘摇绝对要早作打算。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客户信心就更得不偿失了。

一到办公室，公司里的员工全围了上来，欢声雷动。

“樊总，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啊？”

“你打算去哪里度蜜月，樊总？”

“你越来越漂亮了，樊总……”

七嘴八舌地闹腾，直到我答应晚上请大家吃饭，一起去唱K，这才安宁。

小秦到我办公室汇报近期的工作状况，大部分的工作依旧是按照我之前推行的业务计划进行的，我翻了下手边的合同，光是看这一墙的考核红单就知道员工们是很勤奋的。

“下一期工作你有什么想法？”我询问小秦。

一个公司发展的程度固然取决于老总的决策，但是下属的能力也很重要，坐拥雄兵的公司才能鼎立于商场。

小秦眼睛一亮，侃侃而谈：“10月份是旅游旺季，我想把8月份的工作重点放在旅游上，策划一期旅游新干线的节目。”

想法相当的好，未来一段时期相信旅游会成为人们休闲的重要项目，如何玩，玩哪些地方，需要多少费用，将是旅游者最想了解的东西。

我肯定了她的策划，并且提出我的想法：“小秦，这个策划很好，不过在做的时候，最好把美食餐饮加上去，吃喝玩乐是一条线上的。还有，策划时最好去和省旅游局的王局长沟通一下，由他们牵头，以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为引子，这个活动将会有很大的操作性。”

“好，我马上去做。”小秦应得干脆。

“放手去做，你一定能做好的！这是王局长的电话号码，联系的时候就说我让你去找他的。”

“是。”小秦欢快地走出我的办公室。

能够一展拳脚操作独立项目，是每个年轻且上进的人最迫切希望的机会，小秦很有做广告人的潜质，不知道几年之后，她是否也会成为这个行业中有名有姓的一员。

我拉开窗帘，高楼外的风清凉地扑面而来，云层里射出耀眼的光，折射在每座高楼大厦之间，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且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色是我和立伟的梦想。

一路行来，从最开始既住宿又当办公室的30平方米的小房子，只有我和他两个员工，到现在拥有这样一家规模的公司，时至今日，我和他还有什么苦难不能熬过去？

一天过去，立伟没有打电话回来，这种时候没有消息反而是好消息。我没有拨他电话，男人做事时最忌干扰，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我知的他也知，而且身处北京的他比我更清楚该如何应对。

坐镇大本营的我，也有自己该做的事，鼓舞士气，让公司不被干扰，业务依旧顺利进行，和胡台长见面，安定他的心并且争取能得到他的支持。

当晚我邀请了胡台长来参加我和员工的聚会，让他看看我们公司兵强马壮，气势如虹，当然这一粒定心丸是双向的，台长出席，任何流言不攻自破。

聚会中胡台长和我详谈，对于“侵权”这一事件，他也表示了理解。

商场上骗局太多，手段日益高明，前不久全国知名的综艺节目还遭遇假李逵，

假李逵打着他们的名义把某政府都骗了两百万，这件事都立了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公司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一事件只要我们公司愿意承担损失，主动去和九州影视协商私下解决方案，想必是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不会影响大局。

胡台长和我在良好的气氛中聊着，聊着聊着公司里的年轻女孩就轮番过来敬酒了。小秦更是表现了一绝活，她居然像赌片里的赌神一样，将骰子扫入骰盅中，在空中摇大小而骰子不落。这一手顿时把我们都镇住了，胡台长更是为此连喝了三杯。

“小樊给我摆的是鸿门宴啊。”胡台长开玩笑说。

我笑如春风，端着酒杯说：“胡台长说的什么话，我可是小女子，当不了刘邦，您说错话了，自罚一杯。”

胡台长笑着接过干了，他赞我：“小樊，你聪明能干，小丁找到你好福气。”

“哪里好福气，我们也就将就着混吧。胡台长，我敬您一杯，很感激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不是您给机会，我和立伟走不到今天，我先干为敬。”

我昂首而饮。

胡台长摆手，“见外的话我们就不必说了，我马上要退休的人了，以后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新台长过不久就会到任。听说他是从F大毕业的高才生，以前在京视当过新闻部主任，岳父很有来头，前途不可限量啊！”

胡台长语气略带苍凉，身居高位者谁不恋栈。

“胡台长任台长以来，整合广告营销理念，把市场营销策略成功地引入广告部，令电视台的收入提升到了千万数额。我记得年前南省电视台的台长特意来向您取经，说您的模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广告空间。我想仅这一笔，台史里肯定少不了您的浓墨重彩。”

商场里行走言语最是要小心翼翼，别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便可以顺着胡台长的话评价一下下任台长，当然也别岔开话题，惹得他老人家觉得我没和他同声同气，心里白白多了层猜忌。

胡台长笑道：“小樊你的这张嘴啊，天生就是吃这行饭的，智慧机敏，前途不可限量！”

胡台长举杯，一饮而尽。

喝完酒后，胡台长心情大好，他主动提出：“我看这件事情电视台也该和九州影视打声招呼，我们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才是正理。”

他当即拿出手机给总编室主任打电话，交代她明天和九州影视联系，希望他们